盼戰爭不再——我對抗戰的記憶

我生於民國二十年「九一八事變」那年的端午節，成年後，三十七年秋天，離鄉到南京從警，三十八年五月進入陸戰隊服役。

小時候常聽人們唱《流亡三部曲》，辭別衰老的爹娘、離開故鄉之際，整個祖國都在動盪，身邊響起的又是這首歌，歌詞淒婉悲戚，也讓幼小的我，留下深刻難以忘懷地悲傷。

日本軍閥有計畫性地蠶食、鯨吞我國領土，除在我國東北製造「九一八」事端，占據我東三省國土，民國二十六年「藉故」製造「七七事變」，戰局逐漸擴大。

次年春，日本軍閥猖狂地攻打我的故鄉徐州地區。台兒莊會戰時，日軍妄言「三個月亡華」，參戰官兵同仇敵愾，打敗了號稱「鐵軍」的鬼子部隊，消滅日軍官兵萬餘人。

「台兒莊大戰捷報」傳播中外，讓全國同胞們出了口怨氣，但國軍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，官兵的傷亡竟超過敵軍的一倍。

台兒莊戰役直到那年四月初，國軍部隊大勝，「徐州會戰」才算結束。國民政府為大局考量，並沒有堅守徐州，選擇全面撤退，當疲憊的國軍英雄們帶著傷殘之軀，路過徐州市區時，受到萬民夾道歡呼致意，場面熱烈，讓人動容。

國軍部隊轉進前，為遲滯敵軍的行動，炸毀了流經本村西面奎河上的橋梁。日軍立即到處抓夫搶修橋路，以利其作戰人車的通行；日軍奴役數百名村民，砍倒一棵棵數丈高的大楊樹，再令群眾群力徒手搬起一根到河床邊。徒手搬大樹幹，困難度高，四周是惡行惡狀的鬼子兵，見了讓人生畏，他們端著裝上刺刀的三八式步槍，不停地吆喝打罵「八個牙嘍（日語）」，只要看到他們認為「偷懶」的人，便一刀捅死，隨即把屍體投入河流中。在異族的統治下，是沒有人敢講「人權」的，人的生死就在那旦夕之間。

為防止我游擊隊騷擾攻擊，日軍三天兩頭地下鄉「威力掃蕩」，居民天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。只要發現空中的日機，或聽到嗡嗡戰車聲響時，百姓們就猶如熱鍋上的螞蟻，嚇得四處奔逃躲藏。

那天午後，聽到有人大喊「鬼子兵來了！」父親二話不說便拉著幼小的我急忙往外跑。路上人畜爭道擁擠，大人跑一步，我得跑兩三步才能跟得上。我們跟在牽著馬的鄰人後面，馬兒受驚後踢時，剛好踢到我的唇部，血流如注，當場失去知覺。

父親受到驚嚇，趕緊抱我去找鄉下的醫生醫治，念著我是家中的獨孫，若有個三長兩短，斷了香火，該如何向家人交代？所幸在先祖的保佑下，我大難沒死，而今享高齡，只是唇部留下一道不雅的疤痕，正可做為日寇侵華的見證！

多行不義必自斃，日本發動侵略戰爭，讓千千萬萬無辜的百姓遭受苦難，犧牲了寶貴的生命，財產的損失更難以估計。只盼世人記取戰爭的教訓，不再荼毒生靈，讓世界和平早日來臨。

↑苗春光（左2）57年接受團長徐正冶（左）授少校階。（圖／苗春光）

【作者速寫】苗春光，民國二十年生，江蘇省銅山縣人，三十八年在上海參加陸戰隊，六十年讀師大轉國中教職，八十五年退休。

花甲故事旅人出發！

↑涂耀昌（前右）成為花甲故事旅人，分享生命故事。（圖／涂耀昌）

從無始劫來流浪生死，乘著因緣的翅膀，忽焉已在人間彳亍（註1）一甲子，不覺華髮開綻，生命熟成的暗香浮動。

二月底，信義基金會贊助的「花甲故事旅人」計畫小組找上我，希望我能成為會說客家掌故的花甲故事旅人，到養老院與偏鄉小學，與老寶貝及小寶貝交流，除搬演故事給他們聽，也可看看寶貝們在人生座標上的風景，順便欣賞他們回饋給旅人們的驚奇。

起初我有點排斥，心想剛送走癌末的老父，小女也將從大學畢業走入職場，養小送老的責任已了，終於可以好好過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好想就此放逐自己到幸福荒島，或隱於心中的無人澗戶，哪怕成為自開落的辛夷也寫意自在。

但拗不過計畫主持人的遊說，又心想曾受屏東文化處之邀，演講過「以旅行淬鍊靈魂」，加上一年多前出版的詩文集，也以旅遊文學為重心，自詡是一位心思敏銳有省思的好旅人，的確也有一些好故事可與人分享，遂應允下來。

花甲故事旅人共十四位，大多已從職場退休，社經地位差異頗大，有教授、校長、農牧業及家庭主婦等不一而足，大家相濡以沫，相處融洽，向心力與使命感皆佳。受訓期間大夥又彷彿回到學生時代，孜孜矻矻，努力拾遺往事，練習著說故事技巧，連道具製作也一絲不苟，忽覺有撥開歲月雲霧，又找回自己年輕靈魂的驚喜。

諾貝爾獎大文豪馬奎斯說：「真正的老，是從失去對生命的熱情開始。」於是，花甲故事旅人努力去除老境的角質層，高舉擁抱生命熱情的聖火，於四月二十三日出發。

迎著沒有皺紋的朝陽，簇新的花甲列車，坐著一群沒有歲月年輪的故事旅人，緩緩駛過村落市街，他們的眼睛摩挲著家鄉的溫柔與美麗，有如煙的歌在他們的心裡幽幽響起。

旅人首站是位於屏東的衛福部南區老人之家，花甲列車停靠的歲月月臺棧板，被一〇三歲的人瑞輪椅壓得有點斜，但聚落的人群個個眼中有含露的花朵。旅人以鹹淡有致的客家故事當伴手禮，他們則饋以汝窯般溫潤的冰裂笑紋，和兩朵紫丁香（花生炒丁香魚及薩克斯風吹奏的紫丁香），九十三歲的張繼成先生，更以遒勁的書法扶正了旅人們年輕飛揚的心。染塵的花甲列車被離別擦亮，揚起祝福的塵埃時，我的心在下酸雨……

沿著暮春的弧度，花甲列車駛入初夏尖兵的槍口，被山徑森嚴的綠，一路押到來義文樂國小的校門口，但見全校師生用最熱情的燦笑擁抱旅人，旅人忘了舟車勞頓，也丟失了年齡，與小朋友歡樂如慶典。

喔！vuvu（註2），你們古謠有山脈的肌理、四季的豐饒；你們的舞步全是雲豹剝落的影子……旅人的故事有點巧克力，也希望你們能牢記，花甲的故事旅人vuvu，對你們殷殷的祝福！

花甲旅人的故事待續；青春洋溢的追尋也還在路上。

註1：客家語，意謂「慢慢行路」。

註2：排灣族小孩稱祖父母為vuvu；祖父母喚孫子輩也叫vuvu。

【作者速寫】涂耀昌，民國四十八年生，陸軍中校退伍。曾獲國軍文藝獎新詩金像獎、中央日報文學獎新詩獎、大武山文學獎首獎等十餘項文學獎；著有《清明》詩集、《與巴掌仙子的雨中約會》散文集與《中年流域詩文集》。

徵文啓事

《榮光雙周刊》徵求民國39年7月「大擔島戰役」參戰回憶。文長勿超過1千字，附當時老照片尤佳，請於7月7日前，email至glory@ctee.com.tw，或郵寄至臺北市艋舺大道303號5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。

大時代小戀曲 平凡甜蜜70年

一只茶壺 聲聲道愛

我出生於有九個孩子的家庭，是唯一的女兒，當時舉家歡騰，為此席開三天的流水席。父親武曙東曾任當塗縣縣長，廉政愛民；母親韓先惠常周濟貧窮。我從小備受寵愛，因家人怕我騎驢摔跤，故自初中起均由家中轎夫為我擡轎上學。

十九歲那年內戰，父母要二哥帶我到臺灣，我以為只是出去玩，輕鬆辭別父母，想不到是最後一面。多年後得知父母過世，心中撕裂的傷痛久久無法止息！

二十歲左右，我在臺北愛國東路的裝甲兵司令部營務處擔任雇員。因工作熱忱表現良好，調至軍法室擔任書記，後因業務關係認識通訊連副連長王永明上尉。他為人正派，曾幫助一個士兵免受不當處罰，令我印象深刻。

更奇特的是，他雖是膚白羞赧，隨時都會臉紅，卻敢每晚到女生宿舍我床位的窗外，哼唱〈紅豆詞〉及〈叫我如何不想她〉等歌曲二十分鐘。唱了三個多月，我終於同意和他單獨出去。當時民風保守，現在想起二人吃紅豆冰時的心跳，仍害羞不已。

外子用平時的儲蓄買了一臺收音機、對筆及一本字典給我，希望我用功向學，後又買了一把開水壺給我，即使水壺的蓋子已壞，我仍修補繼續使用至今，彷彿看到了當年的勤儉與甜蜜。

民國三十九年我們在地方法院公證結婚，用大同國小教室做為我倆的新房，小夫妻每天都有說不完的話，充滿喜悅與感恩。

一晃眼間，我與老伴牽手已近七十年，近三年來已成為四代之家，增添了四個曾孫女及一個曾孫，家族共二十八人。那個芳齡超過七十歲的老茶壺，仍在服務著我們，每當水燒開時，腦海中就快速閃過這七十年來與老伴胼手胝足建立家園、養育子女的甘苦歲月，那一聲聲的呼喚，都是愛的呢喃。

老伴啊！感謝你對我及家人的忠貞不貳，願永遠伴隨著你，與你一同見證這段大時代小戀曲中的平凡與甜蜜。

【作者速寫】武子鳳，生於民國十八年，安徽無湖縣人，曾任裝甲兵司令部營務處雇員，目前專職家庭主婦。

一斤豬肉 百年相守

王永明伉儷初結婚時因經濟狀況沒能拍婚紗照，直到結婚40周年時才拍了第一張（下）。如今子孫滿堂，熱鬧拍全家福（上）。（圖／王曉蘭）

民國三十八年大局全面惡化，在砲火聲中隨部隊由滬撤退來臺，我的職級是陸軍裝甲兵司令部通信連上尉副連長，兼任司令部通信參謀，辦公地點在臺北陸軍營房，即今中正紀念堂左側大孝門附近地區。

在同一辦公室內有位雇員武子鳳小姐，經深度觀察，發現她舉止真誠大方，說話合情合理，氣質不同凡響，更可貴的是她賢淑恬靜，處事圓融，所經辦之事，都是圓滿無瑕皆大歡喜。我和她由友誼進而論及婚嫁。

民國三十九年初，共軍揚言血洗臺灣，我升任連長，深思匈奴未滅何以家為，且每月常捉襟見肘，如何擔負得起結婚的龐大費用？此時突然靈光乍現：全國軍民推行克難運動，若能以一切從簡的方式結婚，那麼一切的難題豈不都可獲得解決。

當我將此想法與她商議時，不料她完全同意，唯一的要求是，婚期要訂在她母親生日五月二十一日那天，期能永誌不忘父母養育宏恩。

結婚當天，我倆先到臺北地方法院公證，又到《中央日報》刊登結婚啟事，再到菜市場買了一斤豬肉及幾樣蔬菜，精心烹煮了四菜一湯的梅花餐喜宴。賀客共三人，內兄武子鵬伉儷及我的前任連長夏九川兄。

第二天我倆照常上班，有位同仁揶揄我說「你倆搞什麼神祕啊！看了報紙才知道你們結婚。」我只好回答說「國難期間一切從簡」並一笑置之。

於今，妻和我共患難同甘苦將屆七十周年，我倆雖是近百齡耄耋老人，但神智清楚，日常生活都能自理，若非萬能之神的福佑與國家無微不至的照顧，焉能有此美滿幸福晚年。我倆育有三女一子，如今他們也步入祖字輩，家庭和諧喜樂平安。事實證明，無論婚禮是豪華闊綽或節約簡單，與婚姻是否美滿毫無關連。

每憶及當年與妻「一斤豬肉」的簡單婚宴，備感溫馨與自豪。當事人的志趣相投、兩心合一，實為結縭首要條件，至於省籍金錢勢利世俗觀念，皆應淡然視之。謹以親身經歷，與未婚青年才俊分享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永明（左圖），陸軍官校十七期通信科，先後在陸軍通校與補給管理學校任教職。